

與刺繡結緣，純屬偶然。那是在一九九七年夏秋之交，我和李瑾有過一次西北之行。在青海翻越日月山時，旅行團隊停車暫歇，我們隨着人群邁進一家小店。店裏售賣的都是當地藏胞的特色物品，有新有舊。李瑾偏愛舊貨，就相中了一條藏民常用的舊衣帶，紫色布底，上面繡滿了大朵的花卉，煞是亮眼。店主說這是從藏民那裏收來的，應該是傳了幾代的老東西了。這是我家收藏的第一件與刺繡有關的藝術品。

一九九八年春天，深圳交響樂團赴雲貴兩省演出，我隨團採訪。樂團排練時，我沒啥事幹，就上街尋覓舊書店和舊貨市場。那天，在貴陽甲秀樓二樓就發現了一家專門售賣當地繡品的小店。老闆娘五十多歲，見我進來，熱情地給我倒了一杯茶。貨架上有各色繡品，她一件件拿出來，直觀「教學」，講得滔滔不絕，聽者則津津有味。感動於老闆娘的熱情講解，也確實看中了她的兩件繡品——都是從苗族婦女舊衣服上拆下來的精美繡片——我很爽快地照她的出價付了款。她反倒有些不好意思了，悄悄問我：「這位大哥，你怎麼也不還個價呢？」我帶着這兩件有溫度的苗繡精品回到深圳。誰知一個郵包隨後就寄到了我的單位——原來我當時給老闆娘留下一張名片，她的兒子就依照名片上的地址，給我寄來了一包都勻毛尖新茶，還寫來一封信，對我表示感謝。我把信留下了，把茶葉退了回去，附短訊曰：你和媽媽都不容易。聽說你剛開了茶葉店，還是留着賣吧，云云。

不知是不是受到這件事情的影響，幾年之後，女兒悅斯考到北京上大學，在路過一個立

交橋洞子的時候，偶遇一個鄉村老奶奶在路邊售賣幾件繡品，她翻看了一下，覺得很像我當年在貴州買的那類繡品，且質地也不差，更因老奶奶講起千里迢迢來京的不易，女兒動了心，把兜裏所有的錢都給了她，收了她的兩件繡品。我們來京時，她把自己的藏品拿給我們看，確實很精彩。

那年，一個女子四藝組合體來深圳辦展，她們起了一個別致的名號：「朱砂青繡」，朱是南京書法家朱德玲，砂是宜興紫砂名家沈遽華，青是景德鎮陶瓷名家陳小青，繡是南通沈繡非遺傳承人張蕾。我應邀撰文，還破例答應電視台「出境」講解一番「藝術融合」的大道理。播放之後，張蕾見到我，誇我講刺繡藝術很到位。她熱情邀請我們有空去南通，到她的「沈壽刺繡傳習館」看一看。

大概一年以後，我和李瑾就實現了江蘇南通之行，在江蘇工程職業技術學院由張蕾擔任館長的「沈繡傳習館」裏，我們真是開了眼，這裏展陳着沈繡開山鼻祖沈壽的原作，也有張蕾的祖母、沈壽嫡傳弟子莊錦雲的代表作，而張蕾和她的幾代弟子們的精品更是滿目琳琅，異彩紛呈。那次造訪，我獲贈一幅張蕾和弟子仿繡的范曾國畫作品，此外又購藏了一幅張大千的國畫繡品。至此，我家的繡品中又平添了一縷現代色彩。

此後，我們又得到了茶文化專家陳文華轉贈的一幅圓光雙面蘇繡；去成都舉辦《詩藝盈門》文化講座時，又有幸結識了蜀繡非遺傳承人、四川工藝美術大師張大豐女士，在她的工作室見識到她把漢畫像拓片「移植」到蜀繡作品中的絕技。李瑾很想收藏一幅張大豐的拓藝繡

品，但對方說這項技藝還在試驗階段，暫時還不能出手，我們便收了一幅她的蜀繡齊白石小品。

我的故鄉天津原本是刺繡藝術的「邊緣地帶」，但因晚清民國年間，天津的紡織業十分發達，又是重要的服裝及面料集散地，自然成了早期刺繡人才的集散地——那天，我與專門收藏和研究天津當地藝術的老友孫林瑞先生，聊起了刺繡的話題，這位老哥興致勃勃地倒騰出他壓箱子底的舊物，都是早期南方綢布莊在津留下的刺繡樣品。李瑾一見就愛不釋手，當即挑選了三幀品相較好且都繡有文字的收藏。在她看來，有文字就儲存着某些文化信息，譬如，有一幅繡着「杭州三雲公司」，顯見是江南絲綢店的出品；另外兩幅分別繡着「震豐富廠克利級」和「順記庫級」等字樣。倘若遇到哪位有心人對南北絲綢交流史發生興趣，這些繡品不就成了難得的實物鑒證了嗎？

還有一件值得說一說的，就是我們與潮繡大師康惠芳的那段藝緣——那是在深圳舉辦的一次文化雅集活動中，我們初識康惠芳老人。當時我被安排與她鄰座，聽說她是潮繡高手，就請教了潮繡的特殊技法。我們聊得都很盡興，臨別還互相留了聯繫方式。時隔不久，廣東省副刊研究會組織到潮州採風，我立即與康惠芳老人相約前往拜會。當時她正生病在醫院輸液，聽說我要來就悄然出了院，提前到她的



▲從潮州康惠芳工作室購藏的一對「潮繡茶壺」。 作者供圖

工作室等候。這讓我和同行者都很感動。那天晚上，她帶着我們參觀新作，介紹她與弟子們研究出來的新技法，在潮繡原有的「墊凸」技法之上，又開發出一系列新品，不再局限於原有的繡龍鳳、繡麒麟、繡金龍魚等金碧輝煌的品種，還把當下都市生活也引入古老的潮繡藝術，如富有「凸雕」效果的茶壺、傢具等等……我一向痴迷於茶文化，一見那對茶壺就挪不動腳步了。康惠芳說，這對茶壺已被人訂購了，這可怎麼辦呢？正為難間，旁邊一個康門弟子悄悄對她說：「您忘了，當初開始繡這對茶壺時，您特意囑咐多作一對備用。現在，那一對已做得差不多了，就等您病好了，再來『畫龍點睛』呢。」康惠芳笑道：「我真的忘記了。這下好了，這一對茶壺就託付給你這個愛茶人吧！」

我怕夜長夢多，當着康惠芳的面直接給李瑾打了電話，讓她連夜轉了賬。幾天後，這件精美絕倫的潮繡珍品就寄到了北京，一直懸掛在寄芝齋的茶室裏。

35幅多種書體作品亮相香港科大

蘇士澍書法展《漢字頌》昨開幕

蘇士澍書法展《漢字頌》昨日在香港科技大學舉辦，同場亦舉辦作品捐贈簽署儀式。今次展覽由香港科技大學、聯合出版集團有限公司，以及北京蘇士澍漢字藝術博物館聯合舉辦。今年是香港科技大學創校35周年，第十一及十二屆全國政協常委兼第七屆中國書法家協會主席蘇士澍表示，「35載春華秋實，35幅翰墨寸金，數字巧合的背後是我個人對這所年輕的大學的一份敬意，也是漢字文化與現代科技的一次深情握手。漢字是世界上唯一不曾中斷的、延續數千年的古老文字，沒有漢字就沒有二十四史的薪火相傳，沒有漢字就沒有天涯共此時的文化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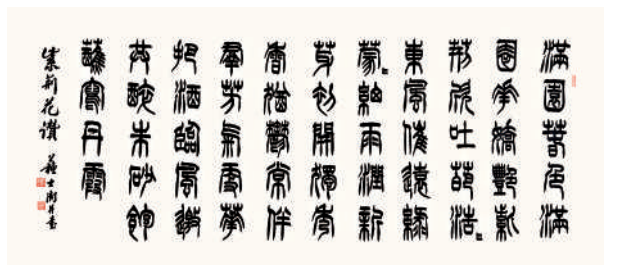


中聯辦宣傳文體部副部長林枏、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榮休講座教授金耀基、中國書法家協會香港分會主席施子清、聯合出版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傅偉中、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副董事長兼總經理鄭勇男、紫荆雜誌社總編輯袁建等亦出席開幕禮並擔任主禮嘉賓。

今次展覽是《漢字頌》系列全套35幅墨寶首度在香港公開展出。《漢字頌》被視為「漢字五千年的立體講義」，以甲骨文、金文、小篆、行書、草書等多種書體文纖呈現，生動展示漢字和中國書法藝術發展數千年的演變歷程，為參觀者帶來一場跨越時空的文化與藝術盛宴。

香港科技大學校長葉玉如在開幕禮表示，「適逢香港科大創校35周年，蘇士澍先生慷慨捐贈的35件作品，恰好與香港科大的歷程互相輝映，更承載着對大學推動科技與人文融合的期許。蘇先生的《漢字頌》展現了數千年中華文明的發展脈絡，每一筆、每一劃演變如生命科學中的基因傳承和突破，既有穩固傳承，亦有持續創新的生命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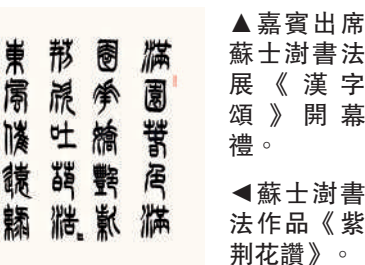
蘇士澍表示：「香港科大以科技名世，是創新的高地、理性的殿堂。也許有人問：書法展為



何辦在科技大學？我的回答是：科技向未來求索，漢字向源頭尋根，而一個民族的精神圖譜，恰恰是在根脈與新枝之間生長的。今天，人工智能日新月異。但我想說，技術越向前，我們越要守住文化的根。願諸位在演算公式、編寫程式之餘，也能提筆寫一寫漢字。一橫一豎，是千年文明的骨骼；一撇一捺，是中國人頂天立地的模樣。」

介紹不同朝代字體演變

今次的35幅作品分為4個部分，開篇以小篆和行書呈現《漢字頌》、《弘揚漢字》、《歌我中華》。之後，18件作品介紹不同朝代的字體演變，自甲骨契刻、商周金文、秦篆漢隸、魏碑唐楷乃至行草書書，縱貫9種書體。每體皆以蘇士澍自撰之詩讚為「論」，以經典碑帖為「證」。再以12件作品呈現六書傳統造字理論，包括字之象



▲嘉賓出席蘇士澍書法展《漢字頌》開幕禮。
▲蘇士澍書法作品《紫荆花讚》。

形、指事、會意、形聲、假借及轉注，以詩讚闡述造字之智，以字例呈現先民之思。最後，以2件大尺幅作品《中國書法讚》及《紫荆花讚》作為壓軸，前者縱覽千年書史，後者落筆香江，構成完整的漢字美學閉環。

談到今次展覽的籌備，蘇士澍表示，「從甲骨文到隸書、行書、草書，可以看到幾千年來漢字所走的路程，所以我覺得這樣送（給科大）是比較合適的，可以讓大家充分了解我們漢字的美、漢字的藝術和它的風格。此外我又把《中國書法讚》以沁園春的形式做一個綜述。我在15年前跟全國政協來香港調研的時候，用書法繪畫來歌頌紫荆花，所以我又做了一幅七律，這次送給香港科技大學。」

另外，香港科技大學將於9月初舉辦由蘇士澍主講的漢字書法講座。

「AI是幫助做學問的工具」

香港教育大學中國語言學系教授、系主任陳偉強從人們熟悉的「桃花源」故事談起。他亦以「穿越」詮釋中古文學中的「他界」敘事，一路追溯至南朝《幽明錄》中「劉晨、阮肇誤入桃源」的故事，進而串聯起整套「洞天春、醉桃源」的古典文學傳統。

香港浸會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教授、系主任盧鳴東以朝鮮嶺南家訓研究為例，分享如何運用AI及數據分析工具整理文獻、建立人物關係圖譜及地圖，分析作者的籍貫、師承、交遊及學術傳承。但他同時強調，人工智能「不是學問，是幫我們做學問的工具」。AI可以協助研究者發現新的研究問題，但最終仍須由研究者理解文獻、分析材料並作出判斷。

香港大學中文學院名譽教授鄭龔子以兩首看似平凡的小詩，說明寫詩何以講求「真情實意」。他說，中國古典詩學講求「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若連作者自己都無法感動，又何以打動讀者？他又引用孟浩然《望洞庭湖贈張丞相》分析，認為「技巧可以培養一位優秀詩人，但到了最高層次，已經是修身的問題。」在他看來，詩人若要達至更高境界，便須跳出個人際遇，拓展胸襟與視野。

香港恒生大學中文系講座教授、系主任張光裕則以青銅器為線索，帶領聽眾重新閱讀《儀禮》。張光裕結合曾侯乙墓等考古發現，解釋《儀禮》中的一些記載。例如鼎蓋原來覆有竹編罩，抬鼎時需配合鼎鉤保持平衡，不少禮儀細節都能透過出土文物得到印證。此外，古人宴客時魚腹會朝向席上最尊貴的賓客，因此今天廣東人常說的「魚腩位」，其實可追溯至兩千多年前的禮制傳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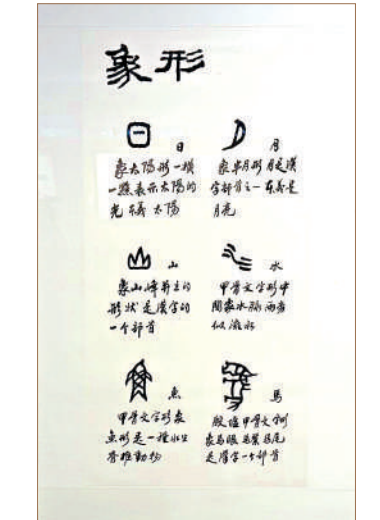
此外，講座中，澳門科技大學社會和文化研究所講座教授湯開建分享他所發現的新材料——《文集》中的《紅彝》專論，指出晚明文獻因未能區分英國與荷蘭，兩者皆被稱為「紅夷」，相關記載亦影響後世史書對兩國的辨識與記述。香港大學中文學院副教授朱銘堅則從日本天台宗開祖最澄入唐求法出發，結合自身旅行經歷，探討中日佛教文化交流。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副教授、副系主任陳煒舜近年正研究晚明東林黨人的《楚辭》著作，《離騷經定註》便是其中一個重要個案。屈原身處黨爭之中，忠而被謗、遭到放逐；晚明東林黨人面對政治挫折時，亦容易從屈原的遭遇中看到自己的影子。他表示：「他們對《楚辭》的研究，不僅僅是研究《楚辭》本身，而是他們對時代的一種回應。」



▲「青山灣畔·名家雅談」現場。 大公報實習記者梁家悅攝

大公報記者 顏 現



▲《象形》展現象形文字的造字過程。

大公報記者顏現攝

蘇士澍書法展《漢字頌》

日期：即日起至9月7日

地點：香港科技大學圖書館地下唐炳源唐溫金美展覽廳

免費入場參觀

寫福字贈香港小朋友

在蘇士澍的印象中，他來香港不下二十多次了，見證了香港的欣欣向榮。他表示，「昨天到了香港的社區，給小朋友們寫福字送溫暖。通過福字把祖國的繁榮昌盛通過書法的形式傳遞，讓更多人感覺到漢字的偉大。我以

為寫10個就行了，最後寫了35個，每人拿一個，我感覺作為藝術家應該要深入到老百姓中。」

提及香港科技大學的前沿技術，蘇士澍表示，「在這個時代中，AI給我們提供了很好的數據，通過這些我們又在進一步地

向前研究腦科學。」蘇士澍分享了半年前在復旦大學體驗頭部監測儀監測腦科學的經歷。「一提到漢字，屏幕上我腦子的鮮活度一下就起來了，這說明漢字在我的腦子裏已經形成影像了，我自己還不知道。」